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七章



清冷的夜空寂静无声,只有远处猫头鹰渐渐消失的叫声。繁星点点。

昏暗的修道院庭院被灯光照亮,几盏油灯微弱的光芒从两层宿舍的窗户里透出来。庭院对面,一排彩色玻璃窗也闪闪发光,而且更加璀璨夺目。大教堂仿佛活了过来。

在金碧辉煌的教堂内,高耸入云的是一幅精美绝伦、布满烟灰的壁画,它装饰着拱形天花板。这幅画几乎覆盖了教堂上层的所有区域。在壁画下方,两排巨大的石柱沿着外墙排列,贯穿整个主翼。它们共同支撑着飞扶壁,飞扶壁直插云霄,最终消失在天花板之中。

大教堂的四个翼楼都采用了同样的坚固设计,翼楼连接处——也就是它们共享的开放空间——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带罩祭坛。

垂挂的挂毯和帷幔装饰着雕花木质祭坛华盖,神圣的中心摆放在一块位于地面中央的坚固石板上。祭坛石板两侧,粗皮带系在从石基伸出的闭合铁环上。

布拉西枢机主教站在高高的祭坛前,两盏高大的落地烛台在他肩后投下摇曳的光芒。他全神贯注地翻阅着一叠易碎的书页,不时低声自语。他的目光凝固了。

他研读着纳拉姆辛译本的拉丁文段落,并带着这些译本从伪经档案馆中盗走。附近,修士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静静地等待命令。除了他们三人,以及忙着将几根长皮绳中的最后一根系到祭坛石板八个金属环上的格拉特修士之外,

大教堂空无一人。

格雷特修士终于走到布拉西跟前。“院长,拴绳很牢固;从最长的到最短的,从外面到里面。”

布拉西短暂地将目光从破旧的书页上移开。“那是什么意思?”

格雷维尔站出来试图解释格雷特的说法。“祭坛石基两侧各有四个钩子。每个钩子都需要系上一根绳子。所有的绳子都必须”

克洛狄乌斯叹了口气,打断了格雷维尔的话,向布拉西做了更简洁的解释:“祭坛石板搁在两个地板凹槽里。如果石板没有均匀地向后拉,就会卡住。”

布拉西挑了挑眉,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文件。“如果真的流行起来呢?”

克洛狄乌斯回答说:“如果卡住了,就必须把系绳按相反的顺序重新排列。从最短到最长,绳子的末端交叉到祭坛的另一侧。然后,必须先把石板完全拉合,再把系绳反过来。”

再次重新开放。”

“这很难吗?很复杂吗?”

克洛狄乌斯耸了耸肩。“只是时间长而已。关闭和重新打开地坑需要一些时间。”

布拉西告诉他:“那么我现在命令你负责照看这块石板。”

“没能成功。”布拉西继续说道,“当然,如果导致流产,我一定会追究你们两个的责任。”克洛狄乌斯顿时僵住了。

克洛狄乌斯目瞪口呆,瞥了一眼格雷维尔,格雷维尔正皱着眉头看着格雷特脸上那抹不易察觉的冷笑。他扭动了一下身子,清了清嗓子。“恕我直言,阁下;我们无法保证石板不会卡住。”

布拉西缓缓放下书页,眯起眼睛转向他。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都从红衣主教紧锁的眉头下,看到了仿佛魔鬼本人一般冰冷、冷漠而坚定的目光。布拉西那只失明的眼睛仿佛要将他们全部看穿,如同要将他们全部看透一般。

克洛狄乌斯慌忙移开视线,转而看向祭坛,继续恳求布拉西:“祭坛从未移动过。我们只知道祭坛被移动的方法……”

翻阅古老的修道院档案。假定我们会成功”

布拉西打断了他,语气中越来越不耐烦:“你们现在站在我面前。而不是在宿舍里。是因为你们仍然受我恩宠。你们两个都想成为地下墓穴的新管理员,是吗?”

“哦,的确如此!”格雷维尔惊呼道,“我们愿为您效劳。”

克洛狄乌斯怒视着格雷维尔,然后回答道:“是的;不过,如果您愿意的话,您的

卓越”

“那么,你一定要确保石板不会卡住,明白吗!”布拉西厉声说道。克洛狄乌斯叹了口气,但还是照做了。“我们会的,殿下。”

突然,祈祷室侧翼的外侧双扇门猛地打开,伯恩上尉率领两列最精锐的士兵走进教堂沿着中央走道向上走去。长长的阶梯式座位将人群分隔开来。一百名士兵的脚步声隆隆作响,响彻大教堂的祈祷厅。最终,队长大声命令他们停下,士兵们立刻僵立不动。他的声音回荡在教堂两侧巨大的围墙内,大教堂里再次陷入一片寂静。

布拉西枢机主教和三位修道院修士注视着伯恩上尉走近。船长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挠了挠脸颊,双手叉腰。他用一双绿色的眼睛扫视着大教堂,主要目光落在……他环顾四周,祭坛上系着绳索。然后,他与每位修士交换了一下眼神,接着转向布拉西。“我们开始吧?”布拉西一边回答,一边将注意力转回《纳拉姆辛》的书页上:“很快就会了,队长。不过,关于祭坛,还有几个相关且非常重要的细节。克洛狄乌斯修士现在就告诉你。”

克洛狄乌斯领会了他的意思,走了上前。“啊,是的,队长,”他说。僧侣向伯恩解释了均匀拉动祭坛石板的重要性,这样它才能……它无法自行锁定到位。他们一起绕着祭坛踱步了将近三分钟,克洛狄乌斯向伯恩说明了需要他做什么。僧侣继续说道:“因此,你们人手的站位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开始,他们就会为了空间而互相争抢。”伯恩的目光落在地上八根长长的绳索上,它们呈精确的燕尾榫排列,从石板向外延伸。“正如你现在所知,”克洛狄乌斯补充道,“移动祭坛的任务相当复杂。实际上,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尽管如此,我需要你们九十八个人。不多也不少。现在,你们有多少人?”

准备好了吗?

“够了。”伯恩说道。

“的确如此。”克洛狄乌斯皱起眉头,高高抬起下巴。“我明白了。”他仔细打量着伯恩脸颊上那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伯恩俯身向前,低声说道:“修士,小心你那双自以为是的眼睛,免得我在我的部下面前丢脸。”克洛狄乌斯越过伯恩的肩膀,瞥了一眼。

他发现两列皇家卫队士兵正坚定地注视着他。

“好吧。”僧人叹了口气,垂头丧气地转过身去。“我们来安排你的人吧?”

“牧师,您看着办吧。”伯恩上尉说着,缓缓地挥动着伸出的手,指向他的士兵们。

克洛狄乌斯看向布拉西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只是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克洛狄乌斯忙着将八排士兵安置在皮绳上。

总共四十人固定住最外侧的两根绳索,二十四人抓住倒数第二对绳索,二十人抓住倒数第三对绳索,十四人抓住最内侧的绳索。伯恩把剩下的人——那些没有被分配到特定位置的人——安排在……

拴绳——在教堂外,用来守卫教堂的三个入口。所有绳索都已就位,一切就绪。教堂内顿时一片寂静,克洛狄乌斯走到八排士兵身后,仔细检查每一排士兵相对于祭坛的位置。最后,他退后一步,看向修士。

格雷特远远地看了看,点了点头。格雷特低声告诉了布拉西枢机主教,布拉西枢机主教从文件堆中抬起头,向伯恩做了个手势。伯恩闻言转过身,绕着他的部下巡视,大声下达命令:“每个人……”

拉!每排人齐心协力!所有排人保持节奏一致——拉三拍,休息三拍!”他停在他们身后,双手抱腰。“各就各位!”绷紧的绳索猛然绷紧。“拉!”

九十八名士兵竭力支撑。八根绳索吱呀作响。然而,祭坛依然屹立不倒。布拉西怒视着克洛狄乌斯。格雷维尔扭动着身子。

“用力!”士兵们再次向后靠在绳索上,六吨重的岩石滑落的嘎吱声在教堂的地板上回荡。

“用力!”又往前挪了几英寸。

“用力!”而且还有更多。

“用力!”更多。

“用力!”

伯恩蓄势待发,就像船上的鼓手在奋力划桨的船员身上敲击着鼓点,保持着节奏。

他的士兵们发出阵阵嘘声和呻吟。随着伯恩每一次新的号召,

石板露出了更多肮脏的地面。在祭坛的另一侧,与伯恩相对的布拉西看到一个长方形的洞逐渐显露出来,散发出几十年来积攒的霉味。最终,随着一个深坑彻底暴露出来,一声沉闷的巨响回荡在空气中。

通过教会。

“完了,”克洛狄乌斯告诉布拉西,“石板不能再往前走了。”布拉西一边说着,一边朝敞开的矿坑走去,同时向伯恩做了个手势。

“放开!”伯恩喊道。士兵们扔掉了绳索;汗水在疲惫的手臂上闪闪发光;几个人瘫倒在地,其他人则弯下腰,气喘吁吁。然而,大多数男人笔直地站着,头向后仰,嘴巴张开,对着绘有天使的天花板喘息着。

修士格雷特和格雷维尔在肮脏的洞口外缘摆放了几盏高高的落地烛台。布拉西检查了这已被照亮的空洞。这个坑深十二英尺,长宽均为十六英尺。坑的四壁都结满了一层黑色的树脂,看起来像一层薄薄的煤灰沉积在……

炉膛烟道使用痕迹明显。即便在污秽之下,布拉西依然在每面墙的中央发现了类似的图案:十字架的蚀刻,每个十字架的中心都环绕着三个同心圆。然而,真正令他着迷 令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几乎晕厥过去 的,是那与明显烧焦的坑洞截然不同的东西。

一块黑色光滑的矩形巨石,棱角分明,从洞穴中央的地面拔地而起。烛台的火光映照着巨石光滑的侧面,使其宛如一块高七英尺、宽五英尺、深三英尺的抛光缟玛瑙。然而,这块巨石除了最宽处之外,其他部分都十分坚固,却在最宽处的中心位置开了一个完美无瑕、畅通无阻的两英尺孔洞。孔洞内,一排排雕刻着……

几何图案覆盖了它的外表面,甚至包括它那张大洞的弯曲内表面。

在布拉西的脑海中,他将伪经草图与……进行了比较。一件货真价实的文物,此刻就摆在他眼前。他完全被迷住了,在坑边踱来踱去,他唯一能睁开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的目光空洞 或许,这眼神中也流露出一种逐渐领悟的神情,一种逐渐明了的、令人震惊的真相的神情,这真相让他彻底打消了所有疑虑和 不信:地狱的确存在,它那高耸的石门就矗立在他面前。

伯恩上尉远远地向布拉西喊道:“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吗?”

“啊,是的,我们会的。”红衣主教喃喃自语,表面上似乎被盖特石的景象催眠了,但同时,他死去的兄弟们的记忆也涌上心头,令他心绪难平。

这激起了他的内心,也激起了他对英格兰国王爱德华的强烈憎恨。

在那段充满回忆和苦涩的时刻,他想起了让·雅克·布拉西的灵魂在他耳边低语:“他们藏着秘密,一种足以摧毁英国国王的武器。弗朗索瓦,你必须掌握这件武器,你必须用它来对付他。”

“怎么样?”伯恩越来越不耐烦地问道。

布拉西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厉声吩咐道:“格雷特修士,进去之后我需要足够的光线才能看清东西。你得陪着我。”他转向伯恩说:“我需要一根绳子和几个你的人,把我放下去。”

僧侣和士兵们忙碌起来。

不久,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在布拉西身边碰面,布拉西此时正站在那里眺望远方。纳拉姆辛的几页纸。红衣主教转过身,对克洛狄乌斯说,然后把那叠文件交给他:“你知道这些羊皮纸的重要性。现在,小心保管它们;它们很脆弱。千万别摔了,因为我已经把它们整理得井井有条了。”

“的确如此,大人。”克洛狄乌斯从他手中接过书页。他贪婪的目光扫过脆弱的书页,惊叹于自己竟将这古老的典籍握在手中。

布拉西补充道：“当我需要它们的时候，你们要把它们交给我。”

伯恩大步走在一名士兵旁边，士兵正拖着一根绳子走向坑边。三名士兵跟在他身后。在坑边，士兵们把绳子垂了下来，他们帮忙把布拉西放到地板下面。在他们身后，格雷特修士拿着一盏七焰小烛台匆匆赶来。他突然停住，凉鞋滑过洞口的污垢，差点掉进坑里。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烛光，悬在洞口边缘，伯恩的拳头紧紧攥着他的长袍后摆。队长一把把他拽了上来，回头嘶嘶地说：“你这活生生的神父，竟敢戏弄死神。”

在坑底，布拉西将凉鞋踩在地上，解开了绳索。红衣主教擦拭着长袍前襟上的污渍，但顽固的烟灰依然残留。他环顾四周昏暗的景象，然后从下面喊道：“格雷特修士！拿火把来！”士兵们帮忙把格雷特修士放进坑里。布拉西走到坑边，向上伸出手，向克洛狄乌斯挥了挥。“我的羊皮纸，给我。”

克洛狄乌斯将肮脏的地板与自己干净的长袍作比。他没有理会那些文件，而是把那叠文件递给了格雷维尔。“给他。”格雷维尔瞪了克洛狄乌斯一眼，接过文件。他趴在肮脏的洞口边缘，把文件递给了布拉西。布拉西接过文件，朝克洛狄乌斯喊道：“你想监管修道院的地下墓穴；然而，那里和这个坑一样肮脏。或许我应该重新考虑是否任命你。”克洛狄乌斯只是抿了抿嘴，目光转向别处。

进入洞口后，格雷特修士抬起手臂，从一名士兵手中接过烛台，滚烫的蜡珠顺着他的前臂内侧滚落，他疼得龇牙咧嘴。

“把光带来，”布拉西一边朝盖特石走去，一边对格雷特喊道。当修士用手电筒照亮盖特石光滑的表面时，红衣主教仔细端详着上面密密麻麻却又难以辨认的蚀刻图案。这些图案既非法语也非拉丁语，却以一种流畅的笔法排列，仿佛一种连当时最博学的学者都未曾了解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蚀刻图案并非象形文字，而是几何图形。布拉西红衣主教后来在曾藏于伪经档案馆的文献集中认出了这些几何图形。

布拉西示意格雷特留在原地。红衣主教又往后退了一步。他从盖特斯通石碑的正面站起身，在碑文前调整好姿势。他笔直地站在碑前。在他的眼中，符号的流动似乎形成了一种图案——一排排的圆圈和线条，似乎暗示着某种铭文的秩序，让人忍不住想要立刻读出来。然而，就像布拉西无数次研读《伪经》中那些相同的符号一样，甚至到了几乎能念出它们发音的地步，最终浮现的只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挫败感——他做不到。他垂下了目光。

他翻阅着手中的书页,不禁好奇,一个名叫纳拉姆辛的普通修道院教士究竟是如何成功地将这些晦涩难懂的铭文翻译成拉丁文的。

布拉西的纸张随风飘动,格雷特的火焰在凉风中摇曳,凉风骤然拂过他们穿着凉鞋的双脚。他们同时抬头,发现克洛迪乌斯、格雷维尔和伯恩正俯视着他们。布拉西示意他们离开,径直走向盖特石。他歪着头,透过石上的孔洞向里望去,只见远处深坑昏暗的坑壁。他用指尖轻触盖特石的表面,却发现它出乎意料地冰冷。他又退后几步,凝视着巨石,摸着下巴,陷入沉思。

伯恩用力清了清嗓子,似乎越来越不耐烦。布拉西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回应道:“这不是消遣,队长。有些事需要讲究技巧。”

伯恩哼了一声,双手叉腰,在洞口边缘踱来踱去。“这……”

“一块该死的傻石头,”他咕哝道。

这时,布拉西才漫不经心地抬起头看向伯恩,眯起眼睛问道:“一块石头?你觉得它是石头吗?”

伯恩肯定了他的说法:“一块石头。”

布拉西把那叠羊皮纸递给格雷特,然后走到伯恩正下方的坑底,朝他喊道:“也许你能借我一把匕首,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伯恩紧紧握着一把带鞘的骨柄刀,刀柄挂在他的腰间。“为什么?”

“既然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些关于这块你们轻易称之为‘区区石头’的事情。”

格雷维尔站在离船长不远的地方,凑到克洛狄乌斯耳边低声说道:“他竟然把武器带进了上帝的殿堂!”

伯恩拔出匕首,用拇指抹去刀刃上伊万留下的淡淡血迹。克洛狄乌斯看到教堂圣地里出现匕首,眯起眼睛,咬紧牙关,却一言不发。伯恩朝布拉西点点头,应道:“好吧。”说完,他便将匕首扔进坑里。匕首落在红衣主教身旁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刮一下你的圣石,让我见识见识它的魔力。”

布拉西摇了摇头,捡起刀。“哦,我不会刮花它的。不过,这把刀或许能让你全神贯注。”他后退一步,走到门石前。然后,他微微弯腰,将刀掷入门石中央的孔洞。

伯恩侧耳倾听匕首从洞的另一边掉落的声音。什么也没有——仿佛匕首凭空消失了一般。他绕着坑边走了一圈,却没在坑底看到匕首。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也跟着走了过来,两人都感到困惑。最后,伯恩告诉了布拉西:

“我在陛下的宫廷里见过更精彩的魔法表演。”现在,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把我的刀片还给我。

刹那间,一道闪光照亮了教堂的穹顶,伯恩的匕首刺向他,划破了他衬衫的左袖,刺穿了他的靴子鞋尖。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靴子就牢牢地插进了石板地里。伯恩向后摔倒,屁股着地,靴子还牢牢地钉在地上。他看着那把匕首,现在它插在他的脚趾之间,刀柄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他检查了一下撕破的袖子,发现前臂上有一道细细的红线。然后他抬头望向教堂的天花板,却只看到了天使与恶魔交战的壁画,以及哭泣的国王。

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扬起眉毛,张大嘴巴,盯着掉落的刀刃。
布拉西站在坑的阴影里,对坑外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
他回答伯恩说:“很遗憾,船长,刀刃已经无法找回了。它已经不在了。”

伯恩折断匕首的尖端,从靴子里拔了出来,低声咕哝着。
他喘着气说:“你再敢这么做,我就把你当红衣主教忘得一干二净。”一个士兵冲上前去,伸出手去扶伯恩。伯恩一把抓住他的手,那人迅速地把她拉了起来。然后,上尉一边把钝匕首收回鞘中,一边低声对士兵说:“阿蒙德中士,现在是鼓舞士气的时候了。你知道我的期望。现在,赶紧行动。快点。”伯恩一边朝天花板上探出一眼,一边在阿蒙德身后喊道:“去把我的头盔拿来!”阿蒙德猛地一弓,朝教堂大门飞奔而去。

格雷维尔告诉布拉西:“刀片掉到这里来了!”

伯恩小心翼翼地走到坑边,发现布拉西正抬头看着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队长,那还是块石头吗?”伯恩只是不安地看了他一眼。布拉西转过身,吩咐克洛狄乌斯:“把祭坛上的绳索反过来,然后让队长的士兵们站到石板的另一侧,重新封住坑口。”克洛狄乌斯点点头,退后一步,但又停下脚步,看向伯恩征求意见。伯恩点点头,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他离开。于是,格雷维尔重新调整了绳索的位置,克洛狄乌斯也重新部署了士兵。

在坑内,布拉西枢机主教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门石。当克洛狄乌斯将伯恩的最后一名手下安置在格雷维尔反转的绳索上后,枢机主教从格雷特手中取回了纳拉姆辛译本,并指示这位僧侣将烛台举到合适的高度,既能让他阅读上面的诗句,又不会妨碍他看清门石的全貌。突然,一声士兵的喷嚏响彻教堂内部,布拉西抬头瞥了一眼伯恩。“队长,安静。”

伯恩命令他的部下:“不许出声!”

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之后,只有布拉西清晰而沉稳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寂静。

他开始用手背诵。“Erit fugerit a voce formidinis cadet in faveam et qui se explicuerit de fovea tenebitur laqueo”

时间流逝,布拉西绕着门石踱步,大声朗读着纳拉姆辛的拉丁文诗句。格雷特修士挂在他的袖子上,烛台高高举起。最终,布拉西停下踱步,面向巨石。他吟诵了选定的最后一节诗句:“formido et fovea et laqueus super et qui habitator es terrae。”然后他放下书页,凝视着石头。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最后,布拉西和格雷特走上前去,仔细端详着雕像那未曾改变的面容。

沉默持续了三分钟后,伯恩向布拉西喊道:“大人,我们现在要假装看到一群幽灵吗?还是说您的精神已经枯竭了?”

它的魔力,在我使出小丑的诡计,用我的刀剑戏弄之后?

布拉西抬起头,看向伯恩脸上那抹不易察觉的微笑。“队长,你的一生对于这块石头来说,不过是转瞬即逝。”

伯恩抱臂冷笑道:“你的生活也是如此,即使对……来说也是如此。”

“小石子。”士兵们轻笑起来。“安静!”他斥责道。

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站在离伯恩及其手下较远的地方,两位修士低声交谈着。

“我必须承认,”格雷维尔低声对克洛狄乌斯说,“在我担任上议院祭司的那些年里,尽管我读过所有关于这块石头的记载和描述,但我始终无法相信这祭坛下真的存在这样的东西。”

只是假装信奉而已。而且我确信,大多数上议院修士和我一样,只是出于害怕受到严厉的斥责才这么做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克洛狄乌斯回答道,同时朝坑的方向点了点头。

“但你真的相信它的存在吗?相信我们的修道院保护着这样一块石头?”

克洛狄乌斯高高扬起下巴。“的确如此。”他清了清嗓子才承认道,“不过,我收集这块石头是为了让它看起来与缮写室的草图有所不同。”

“怎么说?”格雷维尔问道。

克洛狄乌斯抱臂沉思,手指轻抚下巴,然后回答道:“嗯,这块石头上的图案似乎太过完美。只有天知道。”

但我认为它更常见,甚至可以说像是另一个时代的原始遗迹。”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格雷维尔,凝视着远方。“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很像英国那些巨大的立石,那些古老的……”

石头,摆成一个圆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啊,那些;是的,我记得它们,”格雷维尔回答道,同时朝地板点了点头。

然后他转向克洛狄乌斯问道:“那么,那个有着黑色眼睛、对毫无防备的男人进行邪恶诱惑的石头女妖呢?你相信她真的存在吗?就像沃尼格院长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她是怪诞之母?”

克洛狄乌斯畏缩了一下,仿佛格雷维尔的提问突然让他感到疼痛。“怎么会这样?”

你怎能怀疑她?她不仅存在,而且还以血肉之躯现身;冰冷苍白,却和我们一样鲜活。“听我的,格雷维尔 怪诞恶魔之母是真实存在的。”

格雷维尔摇了摇头:“我在修道院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她,也从未像其他人说的那样梦到过她。”他转向克洛狄乌斯,挑了挑眉。“你见过她吗?”

克洛狄乌斯喘着粗气,差点被呛到:“格雷维尔,你休想质疑我的信仰!注意你的言辞!”

“哦,不;我从未想过你会 好吧,绝对没有,”格雷维尔惊呼道,“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见过她。请原谅。”克洛狄乌斯翻了个白眼,目光投向大教堂的昏暗角落 或许是在寻找他记忆犹新的那个幽灵。格雷维尔清了清嗓子,将注意力转向伯恩,只见船长正匆匆绕着坑边走动。

伯恩走到跪在洞口边缘的两名士兵面前;一截盘绕的皮绳松散地横放在他们中间。他拍了拍其中一名士兵的肩膀。

“把绳子从洞里抽出来,在绳子末端打个环 环要足够宽,红衣主教叫人把他抬出来的时候,能把脚伸进去。”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引起了上尉的注意,他看向大教堂的祈祷室,他的军士长阿蒙德和一群士兵正朝他匆匆赶来。军士长手里拿着两把随时可用的弩,还有一顶备用头盔。跟在他后面的四个人只带了一把弩。他们都配备了扁平的……

他们大腿上绑着一个装满箭矢的皮质箭袋。

当站在祭坛绳索上的九十八名士兵发现阿蒙德中士和他那一小队武装人员时,他们彼此低声抱怨,不满地翻着白眼。他们都知道什么事不能做 擅离职守或违抗命令都是不可饶恕且无法挽回的罪行。因此,士兵们的整体气氛发生了变化,就像每次上尉发现有理由更加谨慎行事并对违抗命令者处以更重的刑罚时一样。

克洛狄乌斯走近伯恩,斥责道:“队长,你的剑可以原谅;但是,这些人带着弩!这里是上帝的殿堂!你不能允许”

伯恩猛地转身,朝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打了个响指,两人立刻停下脚步。“你们两个!”他指着大教堂远处的墙壁,那里有两根巨大的石柱。“到那边去,越过那两根石柱,靠着墙站好,免得被流箭射中 当然,我说的是偶然情况。”伯恩怒视着他们。

克洛狄乌斯皱着眉头,思索着队长那隐晦的威胁。两个僧侣匆匆离去,跨过一排柱子,径直走到墙上悬挂的耶稣石雕十字架下,占据了一块地方。他们就这样待在那里。

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站着,若有所思。

伯恩转向阿蒙德,取回了备用头盔。他戴上头盔后,低声对弩手们说:“你们知道我的要求 没有例外。”然而,没有神父们会受到伤害。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碰巧伤害了枢机主教,“如果他泄露了他的羊皮纸,我就会让你们的脚被砍下来喂狗。”伯恩扫视着他们的眼神,弓箭手们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但中士却纹丝不动。上尉指着礼拜堂入口附近一块空地,对他说:“把你的人部署在那里。”

“遵命,船长。”阿蒙德鞠了一躬,对士兵们说:“跟我来。”伯恩看着阿蒙德带领士兵们离开;一瞬间,这位上尉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这位年轻而经验丰富的军士长,似乎与他自己曾经雄心勃勃的形象颇为相似。

然而,在祭坛边等候的九十八名士兵却以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阿蒙德和他那孤零零的一队弩手。他们看着这位中士让他的小队单膝跪地,武器上膛,枪口直指他们。

他们注视着地向弩手们下达指令,同时不时用手指扫过那九十八名士兵。他们看到他分别指向大教堂的三个入口。他们看着他绕到新部署的小队后方,将两把弩箭对准跪着的弓箭手的后背,然后向伯恩上尉点头示意。同样,他们也看到他们的上尉向他信任的士官点头回应。不过,他们早已熟知这套流程;这九十八名士兵现在完全被鼓励服从每一项命令。

“它动了!”格雷特的声音从坑里传来。伯恩走近坑边,想看得更清楚些。

在空洞中,布拉西走近格雷特,格雷特正将烛台举到刻有铭文的门石前。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修士低声说道:“在那儿。”格雷特指着那光滑的黑色表面 他高举的烛台上静静燃烧的火焰映照在上面的倒影。“你能看到火焰的倒影吗?它们是如何弯曲的?”尽管没有微风吹拂,格雷特还是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寒意打了个寒颤,这寒意似乎充满了空旷的坑洞。他瞥了一眼……

他回头一看,发现坑壁上现在布满了水滴,这些水滴突然凝结在肮脏的表面上。

“别动!”布拉西厉声喝道。他用指尖抚过盖特石冰冷的表面;它纹丝不动,十分坚固。然而,即便如此,烛光投射在石面上的倒影依然摇曳,仿佛火焰的镜像正穿过波光粼粼的水面。“确实如此。”布拉西低声说道,更加仔细地观察着石面。然后,他向后倾身,匆匆后退了几步。

来自盖特斯通。“这是什么？”

在较为安全的距离,布拉西和格雷特目睹了这反常的景象:盖特石上镌刻的铭文一排排地消失不见。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一行行的符号仿佛被冲刷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光滑如镜的黑色石面。当所有铭文都消失不见,当所有盖特石的表面都像黑色玻璃般光滑时,层层叠叠、闪烁着虹彩光芒的冰晶缓缓散开,将一切包裹起来。

那尊雕像如今已结满了霜。空气中残留的寒意骤然变成了刺骨的寒冷。祭司们察觉到彼此呼出的气息都有些雾气。他们猛然退到坑壁边,看着原本坚硬的门石表面开始起伏滚动,膨胀收缩,仿佛这块冰封的巨石曾经在许多地方都呼吸过一般。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伴随着凉鞋下不断增强的震动,两人短暂地交换了一个涨红而憔悴的表情,然后开始探身查看颤抖的地面。

在坑外,靠着远处的教堂墙壁,克洛狄乌斯修士站在众多……之一旁边。他双手抱胸,一副高傲的姿态,暗自向格雷维尔修士抱怨道:“在院长的书房里,枢机主教亲自挑选了你我来协助他。此刻,我们本该在那里……”

“阁下,在坑里。”克洛狄乌斯摇了摇头。“说实话,我才应该在那儿,代替格雷特修士;我对石头的了解比他多得多!”他哼了一声。“可我们却像两个卑微的侍从一样,站在这里,靠着墙,远离一切有意义的事情。”他厌恶地皱了皱眉。“那个队长真是让我忍无可忍。”克洛狄乌斯叹了口气,把肩膀靠在柱子上。“格雷维尔,听我说;如果我不是这么细心体贴”

克洛狄乌斯咬紧牙关,看着他倚靠的柱子。他轻轻地把……

他先是把手放在柱子上,然后是双手,接着是耳朵,最后头贴着柱子,说道:“格雷维尔,把手放在这根柱子上。格雷维尔?”克洛狄乌斯回头一看,发现格雷维尔站得比他最初想象的要远得多。格雷维尔倚靠在教堂的墙上,一只手抬起,轻轻地触碰着墙上十字架的底座。

“快点!”克洛狄乌斯向格雷维尔挥手道。

然而,格雷维尔并没有离开墙边。“它会动!”他喊道,放下手臂,指向那尊雕像。克洛狄乌斯从柱子上下来,走到他身边。格雷维尔侧耳倾听十字架的方向,示意克洛狄乌斯仔细听。

“听听它在颤抖!”克洛狄乌斯向前倾身,歪着头,听到雕像在墙壁石头上震动时发出微弱而急促的敲击声。

“那根柱子也在晃动,”克洛狄乌斯回答道,同时回头看了看他刚才离开的那根柱子。两位祭司立刻都仔细地打量起那根柱子来。

地面。

格雷维尔开口说道：“墙壁 柱子 现在连地板 或许整座教堂都在颤抖？”

克洛狄乌斯抬起头,望向天花板上的壁画。他皱着眉头说道：“这对壁画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克洛狄乌斯仔细端详着这幅气势恢宏、高耸入云的油画。画作中央,高高耸立在教堂祭坛之上,三位国王的全身像被一圈蓝色的火焰环绕着。在圆环之外更远处,环绕着整个圆环的是手持利剑、盾牌、身披胸甲、头戴头盔的天使战像。这些天使如同空中军队,似乎在保护三位国王免受一群长着翅膀的恶魔的侵袭。这些恶魔都面目狰狞,与环绕大教堂外屋顶上层平台的各种石像相似。

格雷维尔低声对克洛狄乌斯说：“请告诉我,如果他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 如果他实际上是和邪恶勾结的,那该怎么办？”

克洛狄乌斯皱了皱眉,缓缓转过身来。“那么,你指的是谁呢？”

“红衣主教!”格雷维尔惊呼道,“如果他不仅仅是想召唤亡灵对抗英国人呢?如果他就是魔鬼本人 来到修道院只是为了打开那块石头呢?”

克洛狄乌斯后退一步。“你疯了吗?你说的都是异端邪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可是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

格雷维尔继续说道：“我虽然是下级修士,但我并不熟悉他所背诵的那些段落。您能回忆起来吗？”

克洛狄乌斯凑近格雷维尔的脸,斥责道：“他不仅是位修士,还是位枢机主教 石碑上的完整译文就握在他手中!”

他对盖特石的了解难道不比我们俩都多得多吗?

“但是,”格雷维尔追问道,“你熟悉他背诵的任何段落吗?”

克洛狄乌斯一把抓住格雷维尔的胳膊,在他耳边低声咆哮,解释大教堂地板震动的原因

那是教堂外骏马奔腾造成的。然后他放开格雷维尔,威胁道：“别挑战我的耐心!我不想再听到你对我们新任院长的那些异端指控。现在,给我清醒过来,否则你就会让我们俩都失去地下墓穴的管理权!”

格雷维尔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打发走了克洛狄乌斯,然后移开了视线。这位受斥责的修士抱臂怒视着祭坛边的士兵,士兵们正低头看着颤抖的地板。一些士兵低声交谈,流露出担忧,所有士兵都有些不安地挪动着身子。

伯恩和三名士兵站在坑边,目光严厉地扫视着紧张的士兵们,然后大声喊道：“都给我安静!闭嘴,否则……”

“下一个人要对我这根捆绑柱子献上美妙的激情!”他转过身。“阿蒙德,准备!武器已上膛!”他又转过身。“你们所有人,都得盯着我 不要互相看;不要看地面;不要看祭司 只盯着我!”将近一百名士兵像雕塑般僵住了,目光紧紧地盯着队长。此时此刻,唯一明显的动静,就发生在伯恩的靴子正下方,坑底的地面上。

在洞口内,布拉西枢机主教退到墙边,摸索着寻找垂下的绳子,却只找到一个湿滑冰冷的表面,上面现在布满了冷凝水。

格雷特修士一边寻找系绳,一边将烛台掠过墙壁闪闪发光的光泽。突然,烛台的火焰偏离了墙壁。

朝着门石的方向。格雷特抬起头,仔细查看洞口的上边缘,发现,就像他手中的灯一样,所有的蜡烛火焰……

周围的落地烛台也同样向坑的中心倾斜。

“船长!系绳!”布拉西喊道,一边用长袍抹了一把黑色的污垢,一边低声抱怨着。然后他迅速回头瞥了一眼鼓胀的盖特斯通。“现在,请你……”

一名士兵迅速放下绳子,伯恩指示布拉西:“把脚伸进绳圈里。”布拉西抓住绳子,这时

“嘶!”一声震耳欲聋的气流突然袭来,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嘶嘶声,如同火山喷发一般。两位神父猛地扑了过去。

撞到墙上。格雷特的烛台撞到坑底,火焰熄灭了。

布拉西弄丢了纳拉姆辛译本,一叠叠的纸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地爬过地板,甚至手脚并用地跪在地上,去捡拾散落的纸页;同时,他警惕地注视着门石和门石中央的洞口,那个洞口此刻已经填满了东西。

伴随着翻腾的黑雾。翻腾的黑暗翻滚着,冒着浓烟,最终化作一团浓厚的云雾从盖特斯通涌出。布拉西抓起最后一页散落的纸,猛地扑了过去。

当浓雾蔓延至坑底,彻底遮蔽了他的双脚时,他只能望着墙壁。整个坑底仿佛消失了,完全被漆黑的阴影吞噬。

布拉西抓住绳索,只见厚厚的冰层,沾满了煤烟,顺着墙壁滑落下来。他抬起头 他扯下凉鞋,拼命挣扎着想要抓住绳子末端的环,疯狂地寻找着落脚点。黑雾已经漫到了他的臀部。“拉 老天爷啊!把我拉上来!”他把《那罗摩辛》的书页塞进嘴里,紧紧地抓着绳子。

格雷特一边尖叫着,一边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那团腐蚀性的烟雾。“烧!是火!”

伯恩的声音从上方传来:“你们两个 拉住绳子!你们 再去拿一个!快点!”

“快!”布拉西咬牙切齿地喊道。士兵们开始把他从洞里抬出来,尽管他的腿上已经起了血泡。格雷特跳到布拉西身上,

突然一股拉力将两名士兵中的一人猛地拽了下去,他尖叫着一头栽进了坑里,重重地摔在了迷雾中,发出令人作呕的闷响。另一名士兵也惨叫起来,因为快速滑落的绳索灼伤了他的手掌内侧。两位祭司一起滑回了齐腰高的云雾中。

“该死的红衣主教!”伯恩怒吼着,一把抓住绳索,准备替换倒下的士兵。他又召集了六个人。“抓住这条绳索!现在!”脚步声响起。

就在布拉西将格雷特推开的同时,绳子也收紧了。

牧师踉跄后退,消失在翻腾的迷雾中。布拉西独自一人,顺着绳索滑上坑壁。士兵们一边将第二根绳索扔进坑里,一边把他拉到安全地带。布拉西翻身仰躺,双手紧紧抓住大腿。深色的污渍渗过他衣服被压扁的地方。他因疼痛而僵硬,大口喘着气,嘴里还叼着书页。一名士兵跪在他身边,伸手去抓他长袍的下摆。

“别碰我!”布拉西叫喊道,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克洛狄乌斯从远处喊道:“船长,你怎么了?把格雷特修士弄出去!他会死的!”

伯恩猛地转身,对着阿蒙德大吼道:“阿蒙德要是敢动或者,他指着克洛狄乌斯说:“如果那个人……”说话,就把他放开!”

格雷特仍然身处深坑之中,他挣扎着站了起来。他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咳嗽着,腐蚀性的雾气弥漫到他的胸口,让他视线模糊不清。

伯恩怒吼道:“一群笨蛋!他看不见!把那根绳子挪近点给我!”他一把从士兵手中夺过绳子,绕到坑边,一边朝格雷特喊道:“这边走;对;走到绳子那里;对;继续往前走;我在这里!”

格雷特找到了绳子,把自己绑了上去,仍然被燃烧的雾气呛得喘不过气来。

“拉!”伯恩朝身后的一排人喊道。所有人都向后靠去。

格雷特借助绳索沿着坑壁向上滑行。刚滑到一半,格雷特的皮肤就从手臂上脱落,像湿纸巾一样粘在坑壁上。血肉从他紧握的手臂里滚落出来。

他攥紧拳头,顺着绳子滑了下去,跌回了雾中。伯恩看到绳子的尽头,没有绳环,便厉声喝道:“把另一根绳子拿来!”

格雷特再次猛地跳了起来,只有下巴露出雾气。然而,就像他手臂上的皮肤已经消失一样,他的耳朵也失去了血肉彻底消融了。他现在又聋又盲,疯狂地在坑里乱窜,双臂扫过坑壁,寻找绳索。他摔倒了。他又站了起来。伯恩准备扔出另一根绳子,却停住了。他没有呼喊牧师的名字;他做不到。他甚至认不出那颗移动的红色球体是一颗人头。然而,格雷特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刺鼻的雾气让他的声音变得可怕起来。如果说有什么尖叫声能像这般,深深烙印在身经百战的士兵的记忆中

从他们的位置上,祭坛边九十二名士兵无法看到坑底发生的惨状;他们只能静静地听着绝望的祭司令人心碎的哀求,那哀嚎如同一个被活活烧死的人发出的惨叫。士兵们眼眶湿润,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守岗位,等待着任何可能的命令。

格雷特最后的惨叫声渐渐消失,只剩下咕噜咕噜的声音,随后翻腾的迷雾彻底吞噬了他。伯恩迅速走到布拉西身边,布拉西此刻正躺在地上。他侧身躺着,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一边翻动着书页,试图从诗句中找出规律。伯恩弯下腰,冲他低吼道:“一个人就这样像蜡烛一样融化了。”

“该死的 你召唤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伯恩凑近布拉西。“那是你那群受祝福的幽灵大军 一团黑雾?听好了,红衣主教;我死在你手里一个手下,我绝不会再失去第二个!你给我滚出去,把你干的坏事都解决掉,否则我就派人把石板拉过来盖住那个洞。”他转向被他从绳索中叫来的六个人,命令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

“你不能那样做!”布拉西喘着粗气抗议道,“我必须念诵正确的经文才能关闭石碑。可是,只有等到神灵出现,我召唤他们对抗克雷西的英国人,我们才能关闭它!”

“那就现在就做!背诵诗句!把它们送出去,我这就把石板拉过来盖住它!”

“没有精灵可以召唤。给他们 给他们更多时间。迷雾不是他们!”

“你怎么能确定?你见过鬼魂吗?”

“我没有!但我见过很多雾!”

“我已经看够了,听够了!”伯恩吼道,“我打算把石板合上 不管有没有诗!”

“听我说,伯恩,”布拉西痛苦地嚎叫道,“把石板拉到坑上并不能封住石窟。即使你盖住了石窟 石板下面,它仍然敞开着。只有念诵正确的诗句才能把它封住!”

“要么你找到你的那些诗句,要么我就要成为那句把那该死的石板合上的诗句!”

“千万别!你不能催促这块石头 也不能催促我!看在上帝的份上,船长,看看我!我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转过身继续看书,颤抖的手指不停地翻动着书页。“再给我一分钟,求求你,”他呻吟着,泪水顺着脸颊滚落,双腿的灼痛几乎让他发疯。

“我一刻也来不及了,红衣主教!那雾气现在还在升腾!等它从洞里涌出来,我就错过了封住石板的机会。我的手下已经就位,时机已到。现在,要么你”

“嗖!”伯恩转过身,看到一股突然从坑里吹出来的气流。

“坚守阵地！”他朝部下喊道。上尉检查了光线昏暗的洞口，周围所有落地烛台的火焰都已熄灭。一阵寒风从空洞中吹来。祭坛顶篷上的挂毯在持续的风中飘动。

“不！抓住它们！”布拉西尖叫着，摸索着散落在地上的纸张。然而，几张纸被一阵强风卷走，掉进了坑里。他翻身坐起，把一堆凌乱的纸张紧紧抱在胸前。“队长，你指望我怎么？这风，我控制不了。”

伯恩打断了他，从肩头回头喊道：“如果你失败了，我将……”你被逮捕了。你将和我一起返回巴黎，向国王陛下禀报教会秘密保守的这件令人发指的罪行。”

布拉西呻吟着踉跄着站了起来。他跌跌撞撞地离开坑边，一边痛苦地皱着眉头，一边把那些书页从风大的洞口里带走。

伯恩一边靠近坑边，一边喊道：“守门的卫兵们，你们就是我的火炬手！离开你们的岗位，去院子里找七个武装人员来顶替。守住你们现在守着的每扇门的外面。告诉他们，任何试图进入教堂的人都将被砍死！现在，出发！”卫兵们立刻慌忙逃窜，三扇教堂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伯恩回头看了一眼。“阿蒙德，盯紧所有移动的东西！”他转过身。“牵绳的人，准备好齐心协力拉绳。听我号令！”

然后，伯恩拔出断匕首，小心翼翼地走向洞口。

在教堂的另一边，格雷维尔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转向克洛狄乌斯，愤怒地质问道：“现在格拉特修士死了，你还相信教堂外奔腾的骏马会震动地板吗？”

克洛狄乌斯眯起眼睛瞪着他，然后抱起双臂，肩膀抵在柱子上。“注意你的言辞，格雷维尔。除非我允许自己背后开枪，否则我根本救不了格雷特。而你为什么什么都没做？”克洛狄乌斯颤抖着说道。

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此外，我们从未强迫他爬下那个坑。”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讨好红衣主教。“现在，别再哭哭啼啼了，把声音小点，免得我们俩都被枪毙了！”克洛狄乌斯咳嗽了一声，把目光转向了坑边。

两人之间沉默了一会儿。

格雷维尔终于低声说道：“坑里出事了。所有的烛台火焰都熄灭了。我感觉到一阵微风。”他直视着克洛狄乌斯。“我们应该趁着守卫不在门口，队长又背对着我们的时候，悄悄溜出教堂。”

“看到了吗？”克洛狄乌斯一边咳嗽一边不引人注意地指着大教堂的另一边，“我们连门口都到不了。”

格雷维尔越过克洛狄乌斯的肩膀,发现阿蒙德正直直地盯着他们。格雷维尔轻声对克洛狄乌斯说:“但他不会一直盯着我们看。或许,我们坐在地板上,他就会转过身去?”克洛狄乌斯咳嗽得更厉害了。格雷维尔用眼角余光瞥了一眼空无一人的教堂正面。他翻了个白眼,寻找合适的逃生路线,沿着外墙仔细地走了一圈。越过外墙,他注意到墙上的石十字架,上面悬挂着雕像……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 悬挂着的雕像像缓慢移动的钟摆一样摇摆。格雷维尔走开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惊叫道:“看到它在动了吗?”他指着摇晃的十字架,看向克洛狄乌斯,克洛狄乌斯正挥着手在他面前咳嗽,一动不动。就在这时,格雷维尔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一层薄薄的尘埃落在克洛狄乌斯身上,是从柱子上沿飘落下来的。两位祭司立刻抬头,寻找尘埃的来源。“是松动的灰泥,”克洛狄乌斯说道。他从柱子旁退开,清了清嗓子,抬头看了看高高的天花板,然后回头看向格雷维尔。格雷维尔惊恐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捂着嘴,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上的壁画。克洛狄乌斯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在天花板的最高处,他看到三个画中的国王,仿佛转过头来,向下凝视着他们两人。

“不可能,”克洛狄乌斯喃喃道,揉着额头。“那不过是一幅壁画。光线,或许是灰尘,让它看起来像是在动。”两位神父退到柱子后面,朝教堂的墙壁走去。格雷维尔低声说道:“我的天哪,我们究竟 都做了些什么?”

三扇教堂大门打开又砰地关上。伯恩跪在坑边,凝视着黑暗的深渊,这时六名士兵拿着十二支火把将他团团围住。在跳跃的火炬火焰下,他们的头发和衣衫在微风中飘动;随着洞口被照亮,伯恩猛地站起身来。“撤退!”他一边喊着,一边挥舞着手臂示意手下撤退几步,然后停在安全距离外,仔细观察着盖特石惊人的新形态 它现在占据了洞口的大部分空间。

在摇曳的火炬光和凛冽的寒风中,士兵们呼出的气息凝成雾气。伯恩观察着一团翻腾的柱状物,它宛如一股小型静止的龙卷风,占据了坑底中央的盖特石的位置,高度仅略高于盖特石。比大教堂的地面还要高。那根黑色旋转柱的顶部与底部一样宽;虽然它的中心看起来是空心的,但那明显的空隙内部却太过黑暗,无法看清。然而,在坑边光线较亮的地方,伯恩注意到,原本几乎要溢出坑边的墨雾,现在开始消退,沿着坑壁向下沉去,仿佛被旋风逐渐吸入坑内。随着雾气散去,坑底显露出来,露出了牧师和士兵那扭曲而毫无生气的身影。

他召集了火炬手。狂风渐起,火炬火焰中迸发出闪亮的余烬。伯恩拔出匕首,严阵以待,悄悄地向坑边走去。

他们停在昏暗洞穴边缘附近。一名士兵高举火把,指向前方。

向下。“船长,他们还活着!”伯恩看着那两个黑影翻了个身,仰面朝天。两个身影似乎轮流翻滚,朝着旋风底部滚去,越靠近旋风滚动得越快。船长正要叫人把他们拴住,却发现他们不会自己动。尸体滑过地面,被旋风吞噬。

瞬间,旋风持续的嗡鸣声中传来一阵闷响。沉闷的撞击声,如同大块泥浆反复碰撞。伯恩后退一步。他盯着旋风最近的那面壁,只见黑色不规则的形状浮现出来,包裹着它的外缘,似乎在旋转的柱体中互相追逐。黑色旋风光滑的边缘逐渐被凹凸不平的深色不规则形状所取代。接着,一块东西从旋风上甩了出来。这块突出的部分沿着柱体旋转着,松散地伸展开来。就在那一刻,透过旋转运动的模糊影像,伯恩认出那飞来的东西是一条无力摆动的手臂,这时他才发现,整个柱体已经变成了一个紧绷的漩涡。

一堆焦黑的、旋转的身体残肢。

伯恩手中的匕首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举起双手,装出一副认输的样子,对着附近的一名士兵强颜欢笑道:“国王陛下向我保证,我可以在一个宁静的修道院里,和善良的修士们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

食物充足,还有修道院的圣酒。或许还能猎野猪,再为士兵们准备一顿烤肉。”伯恩一把抓住士兵的背心,目光如炬,用手指着旋转的队伍。“这——我的天哪——那是什么?”伯恩一把推开哑口无言的士兵,大步走开,一边焦急地踱步,一边用手拨开挡住眼睛的头发,扫视着大教堂的各个角落。“够了!红衣主教?阿蒙德,红衣主教在哪儿?”

教堂另一边,阿蒙德中士用手臂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他低声咒骂着从上方缓缓飘落的细尘,这些尘土正落在他和他那几名弩手身上。“我没看到红衣主教,队长。”阿蒙德一边眨着眼睛,一边喊道,同时把两把弩重新背在士兵的背上。

砰!一块巨石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摔在地上,碎裂开来,距离小队只有几英尺远。两名弩手跳了起来。

阿蒙德猛地扑了上去。“别逼我出手,”他咆哮着,将弩弓抵在他们的后颈上。“各就各位。”众人重新跪了下来。

他们将武器对准了拴绳处的士兵。阿蒙德后退,双弓都瞄准了他们。然而,他的目光却在别处 落在大教堂对面的两位修士身上 他生怕失去另一位神父的踪迹,让他的队长更加失望。

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不安地挪动着身子,目光紧盯着教堂大门的方向。他们立刻转过身,看到阿蒙德正在指挥他的一名弩手,那名跪着的士兵挥舞着武器,朝着修士们射去。

“他会枪毙我们的!”格雷维尔喊道,紧紧抓住克洛狄乌斯的袍子。

克洛狄乌斯斥责道:“或许他会 都怪你!”他一把推开格雷维尔。“既然你如此无理取闹,现在我们俩都已被弩箭瞄准了。”他哼了一声,傲慢地仰头望向天花板。

格雷维尔抱怨道:“我们在这里不安全!拱门上的石头正在掉下来”

“耶稣之母,”克洛狄乌斯突然喃喃自语,目光呆滞地望着天花板。“这不可能是真的。”

在祭坛上方,除了两位祭司之外无人能见,壁画上的三位国王仿佛活了过来,他们甩动着脑袋,面容扭曲,痛苦万分。然而,他们动态的影像突然凝固,一动不动,张着嘴,瞪大了眼睛,俯视着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就在那一刻,他们凝固的面容开始噼啪作响,燃烧殆尽,释放出一团消散的烟雾和焦黑的颜料碎片,如同黑色的雪花般飘落到地面。直到这时,士兵们才抬起头,寻找落在他们身上的灰烬的来源。

克洛狄乌斯咳嗽了一声,挥了挥手,试图拂去脸庞上飘落的细雾。随后,他循着那如同过热岩石在冷水中崩裂般的尖锐爆裂声寻找声源,发现他身旁那根高耸入云的巨柱表面布满了裂纹。他后退几步,从远处观察着石柱,只见一阵尘土沿着其弧形表面螺旋而下。突然,裂缝扩大,大块的石块从石柱上崩落,轰然砸在地面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瞬间吸引了教堂内所有人的目光。随着石柱碎片脱落,克洛狄乌斯透过尘土和碎石,注意到石柱的崩塌并非偶然,因为在裸露的更深处的石块中,

一块完整的石头像巨大的石雕腿侧面光滑的表面一样呈现。

随着碎石如雨般落下,僧侣渐渐看清,一尊高耸的雕像从落下的石块下显露出来。这尊巨大的雕像正是……

一个身披铠甲的巨人,紧握长剑。他的另一只手按在支撑大教堂屋顶的石块下。他身着薄薄的铠甲裙,宛如古罗马战士,穿着斯巴达式的战袍。

它的小腿和上臂覆盖着弧形甲片,头盔呈圆形,最高点向上收拢成一个钝尖。宽阔的嘴唇之间长着一排排锋利的锯齿状牙齿,额头中央长着一只独眼。

格雷维尔匆匆穿过一排柱子,蜷缩在大教堂的外墙上。他强迫自己将目光从高耸的独眼巨人雕像上移开,看向眼角余光瞥见的一个奇怪的动静。

就在他身旁,紧挨着他的墙上,悬挂着一尊雕刻的十字架,上面是耶稣的石像。它竟然在动。格雷维尔盯着那尊耶稣般的雕像;它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仿佛在艰难地呼吸。僧侣低声呻吟,顺着墙滑了下去。他感到一阵眩晕,蜷缩成一团,哭泣着祈祷自己能从一场可怕的梦中醒来。醒来后发现自己突然置身于宿舍的宁静之中。克洛狄乌斯指着新立的独眼巨人雕像,冲着伯恩大喊:“看啊,队长!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疯了吗?你的士兵根本不吃这一套!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然而,伯恩背对着克洛狄乌斯。队长朝祭坛绳索旁一名士兵大声下令,那士兵已经松开了绳子,脱离了队伍。“不许离开你的岗位!立刻回到绳索旁!”士兵却拔腿就跑,朝着教堂大门冲去。队长迅速转身,大喊道:“阿蒙德!”

突然间,弩箭齐发,箭矢乱飞,那人踉跄倒地,后背中数箭。他痛苦地挣扎,窒息而死。这时,伯恩才开口,用手指着克洛狄乌斯,厉声喝道:“安静,牧师;安静!”

伯恩转身,用耙子拨了拨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他走向火炬手们:“跟我一起靠近坑边!挡住你们的火炬,别让风吹到你们身上!集合起来,让火炬一直燃着,一簇火焰照亮下一簇!”他走到坑边。在倾斜火炬微弱的光芒中,他看到坑壁上出现了裂缝,裂缝向上蔓延,越过了坑的边缘。裂缝从门石处向外扩散,穿过更高的教堂地面,甚至蔓延到他的靴子底下。伯恩后退了一步。

坑里,旋转的漏斗发出呻吟声;声音越来越大,似乎速度也越来越快。

在呻吟声中,夹杂着许多尖叫声,这些尖叫声汇聚在一起,就像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痛苦的大规模集结。仿佛是一千个受折磨的灵魂组成的咆哮合唱团。

伯恩怒吼道:“红衣主教在哪儿?”然而,他的目光却紧紧盯着眼前那团由压缩的肢体组成的黑色旋转怪物。然后他下令……

他的火炬手们在嘈杂的人群中高喊着,他一边将士兵们从坑边推开,一边喊道:“倒下!”

“退后!除了你们三个 所有人 照着火把。你们两个;我要教堂里多放些火把!去办!还有你们;系好绳索!”他朝阿蒙德喊道。“准备!”然后他绕到手下身后,向他们咆哮道:“听我号令;合上石板!像之前那样排成整齐的队形!保持同样的步伐。如果我看到你们当中有人胆敢反抗”然而,队长却闭上了嘴,缓缓转向深坑的方向,盯着一个光滑的深红色身影,它正从那团翻腾的黑色肉柱中心缓缓升起。

~*~

在教堂另一侧,克洛狄乌斯抛弃了格雷维尔,朝教堂大门逃去。这时,一支弩箭击中了岩壁,火花四溅,近在咫尺。

克洛狄乌斯的表情让他猛然醒悟,决定后退,重新考虑逃跑计划。他退回到格雷维尔身边,格雷维尔仍然蜷缩在地上。远远地,他看到弩手正在重新装填弩箭,并再次将弓箭对准自己。克洛狄乌斯悄悄靠近格雷维尔,同时警惕地注视着那尊巨大的独眼巨人雕像,雕像的头低垂着,似乎正用它那只一动不动的石眼打量着这位祭司。

克洛狄乌斯拍了拍格雷维尔的肩膀安慰他:“振作起来。你必须坚强,我才能帮你逃脱。”

格雷维尔坐起身,擦了擦眼睛。“是的 离开这里。我希望,我 是的 我们该走了。”格雷维尔迷离的眼神四处游移,似乎在教堂的某个角落寻找着什么,却一无所获。然而,他的眼睛仿佛同时发现了所有的一切,只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他喃喃道:“我累了。我应该回宿舍休息一下,准备参加晨祷。”

“的确如此。”克洛狄乌斯同意了格雷维尔荒谬的建议,以免他用新的观念进一步吓到修士,让他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可怕境地。“你应该这样做。”

该走了,愿你在晨祷之前找到平静和休息。

格雷维尔抬头看向克洛狄乌斯,但他的目光却越过克洛狄乌斯的肩膀,落在了远处的天花板上。他茫然的目光凝视着那幅巨大壁画上旋转的影像。他看到长着翅膀的恶魔正在屠杀天使。他看到飞翔的魔鬼穿过一圈蓝色的火焰,高举利剑,斩下了三个没有面孔的国王的头颅。格雷维尔茫然地笑了笑,点了点头,仿佛接受了天花板上这恐怖的景象。

克洛狄乌斯打了格雷维尔一巴掌。“看着我!我们现在就走!时机一到,你就立刻冲向大教堂门口。不许减速或停下!跟上!”

你的目光不要放在任何东西上,只盯着门;我会紧随其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一定是摔倒了 不过,我还能走。我们现在走吧?”格雷维尔问道,同时伸出手示意克洛狄乌斯扶他起来。身后传来一声巨响,他们同时转过身,发现那尊巨大的石十字架从墙上掉了下来。它的碎片散落在地上,成了一堆碎石。

碎片。然而,在所有散落的碎片中,没有一块能代表可辨认的原始部分。那是耶稣的旧雕像,因为每一块破碎的碎片都只属于曾经雕刻好的石十字架。他们双手紧握,克洛狄乌斯开始扶格雷维尔站起来,这时

“嘶!”克洛狄乌斯身后传来一声尖锐的嘶嘶声,如同愤怒的猫咪发出的嘶嘶声。克洛狄乌斯猛地转身,格雷维尔也随之向后一仰,两个僧侣双双摔倒在地。他们呆立原地,目瞪口呆,惊愕不已,长袍在教堂的风中猎猎作响。

他们凝视着眼前那具任何圣人都会认为是难以言喻的恐怖之物。在他们面前,矗立着一尊石像,它原本固定在雕刻的十字架上。如今,它脱离了十字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大概只有小狗那么高。它的身体

它长得像豺狼。然而,除了尖牙之外,它的头部保持不变,与之前雕刻的耶稣形象一致,头戴荆棘冠冕。而且,与它那分开、直立且畅通无阻的前爪不同,

它的后爪向后伸展,贴着地面,两只爪子似乎被钉在一起,连着一块巨大的残存石块,那是曾经的石十字架。这尊怪诞的雕像拖着向后扭曲的后腿和仍然连着的那块岩石,朝他们爬来。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慌忙躲开这步步逼近的石像。

“吼!”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声从高耸的独眼巨人身上传来,响彻整个教堂,瞬间淹没了所有声音。克洛狄乌斯发现巨人正用它那只巨大的眼睛盯着他。雕像松开了从天花板上的手,另一只手举起一把巨剑,正要从柱子拐角处的基座上走下来,这时两位祭司猛地跳了起来,连忙爬向墙壁。石巨人穿着凉鞋的脚重重地砸在教堂的地板上,石板地面顿时裂开,裂缝从它的脚后跟处蔓延开来。屋顶的石块和尘土如雨般落在移动的雕像上。突然,教堂屋顶上没有支撑的部分坍塌了,在雷鸣般的混乱中,一根巨大的瓦砾柱砸在了巨人身上。

独眼巨人像在突如其来的力量下破碎,碎石如雪崩般倾泻而下。狂风卷起漫天尘土,弥漫四周,教堂的景象尽收眼底。地面上,石像般的豺狼拖着破碎的十字架残片四处乱窜。它冲向教堂中央,一头扎进半掩的深坑。如同瘟疫般蔓延,地狱吞噬了整座教堂,没有放过任何神圣的圣物。这神秘的一刻,瞬间演变成一场愈演愈烈的噩梦。

“用力!”伯恩上尉喊道。士兵们使劲拉拽,绳索绷紧,祭坛石板继续向前滑动,与破碎的地面摩擦。在呼啸的狂风和翻滚的尘土中,士兵们几乎耳聋眼盲。随着石板缓缓推进,三分之一的坑底被掩埋,地面上不断扩大的缝隙发出嘶嘶的摩擦声。

喷涌着冰冷的雾气。一个男人发出了一声近乎尖叫的喊叫。伯恩立刻发现队伍中有个空位。地板上有一道巨大的裂缝,喷涌出一股雾气和冰晶。他迅速穿过人群。

他纵身跃过石板上不断蔓延的裂缝。然而,为时已晚;他甚至无法在深不见底的裂缝中找到他的士兵,那裂缝仿佛直通地狱深渊。他向其他闲散的士兵大喊,他们此刻都拿着两支熄灭的火把:“立刻绕到队伍后面!如果有人倒下,立刻顶替他的位置!”他转向远处的墙壁。“阿蒙德,准备指挥!”士兵们扔下火把,争先恐后地爬离深坑,伯恩跨坐在地面裂缝上。他代替倒下的士兵,把自己扣在绳索上,并警告所有绳索上的士兵:“我们同舟共济,同生共死!”

“用力!”伯恩喊道。青紫的指节紧紧抓住绳索。瑟瑟发抖的士兵们发出嘶嘶声和呻吟声。祭坛再次缓缓向前移动。冰雹从旋转的柱子上飞溅而出,砸在每个士兵身上。士兵们浑身湿透,沾满了灰尘,有些人痛苦地皱着眉头。在冰冷的胡须下,他们脸上都带着同样的恐惧和绝望的表情,只有在激烈的战斗中才能看到这种表情。

“嗖!”笼罩着整座大教堂的尘埃迅速消散,船长目不转睛地盯着格蕾特修士那闪闪发光的残骸,它喉咙里不断涌出一连串发光的幻影。幻影一个接一个地从尸体的口中飞出,一个比一个飞得更快。直到尸体的喉咙剧烈地抽搐、喷吐,最终纵向裂开。突然间,修士的整个头部和颈部爆裂开来,与肩膀齐平,向四面八方扩散,仿佛一朵迅速成熟的肉花。从剩下的无头躯干中,一道耀眼的灵柱喷涌而出,发出尖啸和悸动,向上涌动。大教堂的上层充满了闪闪发光的半透明身影。到处都是幻影,它们从天花板、墙壁和地板上消失又出现。整个大教堂都闪烁着不自然的光芒。

随着巨石滚过挡路的格莱特修士的尸体,祭坛石板断断续续地滑动着,每一次沉重的石头滚动,都带着那具没有皮肤的躯干弯曲。它继续向后仰去,直到巨大的重量压断了脊椎。尸体翻转过来,猛地侧翻。在这个骇人听闻、非自然的角度的残破头颅被撕裂,随即被下方咆哮的黑色柱体吞噬。

突然间,喉咙精灵的涌出停止了,但它那张开的颈孔仍然继续扩张着。喉音低沉的呻吟声与祭坛石板的每一次推移都相呼应。然而,扭曲的遗骸最终消失在滑动的石板之下。最终,在那一刻,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似乎永无止境,但渐渐平息;风也停了;尘埃落定,一声沉闷的巨响震动了教堂的地板。祭坛石板也随之震动。

伯恩和他的手下终于将坑填平,一切就绪。坑底传来低沉的隆隆声,表明祭坛顶石下那团翻腾的黑色残肢仍在肆虐。

尽管布拉西枢机主教成功开启了门石 足以释放一支幽灵大军 但他始终未能找到机会念诵剩余的经文,从而指挥它们在克雷西战役中对抗英格兰人。因此,这群漫无目的的幽灵只是在天花板上盘旋,没有任何方向或指挥。

种类。

“该死的红衣主教!”伯恩的声音在寂静的黑暗中咆哮,但很快就被层层叠叠的回声淹没。

~*~

奥迪诺走出教堂,穿过修道院的庭院,透过常绿灌木丛向外望去。他看着四个士兵抬着伊万瘫软的遗体从地下墓穴的正门走出,一阵恶心几乎让他双腿发软。他们把尸体抬到浴场,放在外墙边。奥迪诺强忍着泪水,脑海中浮现出拉撒路的身影。他打量着聚集在庭院里的士兵,他们的目光完全集中在教堂上。士兵们指着天空,指向从教堂屋顶升起的发光幻影。那些黄色的身影在教堂尖顶周围盘旋,在层层叠叠的石雕怪诞像间追逐嬉戏。它们像一群争斗的鸽子,为了栖息而互相追逐。

伯恩的士兵们在地下墓穴中找不到拉撒路,只好返回地面,踏入庭院,却发现一群闪着光芒的幽灵在教堂上层穿梭。眼前这超现实的景象令他们目瞪口呆,卫兵们和战友们聚集在一起,背对着奥迪诺藏身的灌木丛 僧侣看到了机会。

奥迪诺从灌木丛中窜出,溜进了地下墓穴建筑的侧门。他沿着长长的走廊飞奔,转过一个弯,把耳朵贴在……

他推开墓穴入口处那扇用铁条加固的木门,发现里面无人把守。他悄无声息地沿着昏暗的楼梯向下走,穿过走廊,左右穿梭,一路向下,最终来到一条通往虚无的通道,这条通道除了通往井洞之外,别无他处。

到达井洞后,奥迪诺将火把伸进黑暗的洞里,低声问道:“拉撒路?”然而,洞里空无一人,只有地下水潺潺流过地面宽阔沟渠的声音。奥迪诺迈步走了进去。

他挪到房间另一头,抓起一个……

墙边摆放着一排木水桶。他走到沟边,用桶敲了敲岩石地面。“拉撒路?你在哪里?我是奥迪诺修士。”说完,他把火把递到沟渠上方,潜入水中寻找。

奥迪诺猛地将水桶摔在地上,水桶碎裂,奥迪诺怒吼道:“拉撒路,出来!”话音刚落,地下溪流的面便裂开,浑身湿透的拉撒路从中涌出。他之前一直躲在地面下方的一个小洞穴里。那是几个世纪以来侵蚀形成的一个充满空气的空腔。幸运的是,只有五个人知道它的存在:拉撒路、奥迪诺、两个名叫米格尔和塔特乌斯的畸形侍从(拉撒路对他们深信不疑),以及一个身材魁梧、银发苍苍的僧侣,他此刻正躺在……

澡堂,从此杳无音讯。

“父亲 ?”

“是的,伊万已经去世了,拉扎勒斯;但他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就在这里,”奥迪诺说着,轻轻拍了拍拉扎勒斯的胸口。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好了,孩子,听我说,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赶紧离开!”他把剩下的水桶扔到一边,握住拉扎勒斯伸出的手,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拉扎勒斯拉着……

拉扎勒斯从绳带上取下面罩,拧干上面的水,奥迪诺从他手中接过面罩,扔进了溪流。“不必这样。你的世界已经变了。”拉扎勒斯看着湍急的溪流冲走了面罩。

面罩从墙上一个破损的洞口滑落,永远地消失在地下的黑暗水域中。

他们逃离了井洞,沿着蜿蜒的隧道疾驰而去。在他们面前,那个身形魁梧的僧侣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插进逐渐展开的黑暗中;在他们身后,一缕青烟在凿刻的洞顶上若隐若现,拉撒路湿漉漉的长袍滴落的水珠顺着隧道深处缓缓流淌。更远处,越过僧侣的肩膀,男孩们睁大的瞳孔中映照出两团在摇曳火炬光芒下闪闪发光的黄色光点。拉撒路加快了脚步,湿透的长袍在他跌倒在奥迪诺身边时发出啪啪的声响。他问道:“修士,为什么门石会发出尖叫声?”

奥迪诺突然停下脚步,靠在墙上喘了口气,然后才把手电筒对准一双蓝色的眼睛。“尖叫?它怎么会尖叫?”

“我听到了。在我心里 它的声音。即使现在,它仍然从那边传来。”拉撒路指向隧道岩壁的最高处。

奥迪诺琢磨着拉撒路的说法,意识到这孩子指的方向正是大教堂 教堂的核心所在。僧侣斥责道:“小子,我再也听不到这种胡言乱语了!现在给我闭嘴,免得我们被人听见!”说完,他们又飞快地跑进了隧道。

他们匆匆穿过迷宫般的地下墓穴通道。最后,奥迪诺冲进男孩们的房间,沙哑地吼道:
“把那件湿透的长袍脱下来!”他倚靠在入口处。“你们有干净衣服吗?”

“我床底下就有这些东西。”

“那就继续吧;我弯不下腰!你还有别的兜帽吗?”

“只有你从我这里拿走的那一个,修士。”

“没关系。赶紧脱掉衣服,穿上。”奥迪诺向房间外望去。

他们沿着主走廊向上走,却什么也没看到,只有一片漆黑。拉撒路躲藏起来后,没人再去更换墓穴里的火把。尽管如此,奥迪诺仍然坚守岗位,侧耳倾听细微的动静,留意着远处探照灯的微光。

奥迪诺转过身,看到拉撒路跪在床边,对着一个装满衣服の木箱默默哭泣。

“什么事,小子?”奥迪诺嘶嘶地说。

拉撒路把手放在箱子边缘。“我有一个兜帽 一个新的。还有两个。”

还有几张 一张是给米格尔的,另一张是给塔特乌斯的。”

“快点,拉撒路!现在还不是时候!”奥迪诺拿着火炬冲了上去,拉着从盒子里拿出长袍和面具,放在床上。

拉撒路擦了擦脸,跳了起来,迅速脱下衣服。奥迪诺把火炬传了过去。

他趴在床上,空着的那只手整理着衣服。男孩来回踱步,

他赤身裸体,瑟瑟发抖地捂着胸口。拉扎勒斯瘦削的身躯几乎和同龄男孩没什么两样,除了他腹部没有肚脐。然而,拉扎勒斯与其他侍从男孩最大的区别并非驼背 修道院的居民,包括侍从、修士和院长,都认为他驼背。事实上,他的脊柱笔直挺拔,和所有健康男孩一样。他最显著的区别在于……

拉撒路长着一对折叠的、膜状的翅膀,由血肉和骨头构成。

拉撒路展开双翼,迅速抖落身上的水珠。他把翅膀重新蜷缩在背后,转身寻找奥迪诺。奥迪诺前臂上搭着衣服,眉头紧锁,水珠顺着他皱起的额头缓缓流下。

“请原谅我,修士,”拉撒路低下头说道。

奥迪诺朝拉撒路的床边点了点头。“用被褥擦干身体吧。”

拉撒路照做了,奥迪诺伸出手臂。“现在,穿上衣服。”

男孩穿衣时,奥迪诺又给他看了一整套搭在床上的衣服,包括一件长袍、一条缠腰布、一顶兜帽和两双脚套。

“夜里很冷,你要把两套都穿上,一套叠在另一套上面。快点穿好!”

奥迪诺拍了拍他的肩膀,匆匆回到门口,守在一旁,看着拉撒路忙着。“听我说,拉撒路。我们要离开地下墓穴了。但是,修道院里有很多士兵,他们会竭尽全力阻止我们。”

我们的逃亡之路。虽然夜幕掩护着我们,但我们既不能被人看见,也不能被人听见。我们必须像风一样行动。”奥迪诺强忍着咳嗽,看向拉扎勒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小子?”

“我愿意,修士。不过或许我们可以躲进地下墓穴,就躲到明天,”拉撒路提议道,声音颤抖。修士察觉到他脸上露出一丝表情……

就在男孩把面具套在头上之前,他脸上露出了深深的忧虑。

显然,奥迪诺意识到,拉扎勒斯对地下墓穴之外的世界知之甚少,除了从修道院缮写室的书籍中了解到的那些。拉扎勒斯系紧了兜帽的系带,补充道:“士兵们或许不会发现我们在这里。我知道贝尼翁隧道里有一堵空心墙”

奥迪诺走到房间另一边,抓住男孩的肩膀,摇晃着他。“不!”

你必须掌控自己的命运!地下墓穴已不复存在。再也没有火把需要点燃或熄灭;再也没有酿酒;再也没有擦洗墙壁和地板的活儿了。从此刻起,你唯一需要服从的命令,将直接来自你。你的生死将由这些命令决定!记住,拉撒路!

“我还没当修士呢”

“没有例外,拉撒路。你的性命就取决于此!”

拉撒路垂下肩膀和头,沉默地站在那里。

奥迪诺放开了他,叹了口气。“现在又怎么了?”

“我害怕,修士。”

奥迪诺跪在他面前。“你最好如此!”牧师指着天花板。“上面那些人要是抓到你,会杀了你的。恐惧正是让你活下去的必要条件。恐惧是好事。”他摇了摇火把。

“恐惧是你的朋友,永远不要考验它,也不要背叛它。”奥迪诺从床上拿出第二个面具。

“现在,立刻把另一个兜帽戴在第一个面具上,再把第三副脚套套在两个面具上!”奥迪诺猛地站起身,回到门口。

奥迪诺训斥拉撒路时,他匆忙穿好衣服。“你不再是男孩了,你是个男人了,对吧?”

“是的,修士,”拉扎勒斯咕哝着,一边把第二个面具戴在第一个面具外面,一边又抓起一副脚套。

“那么,请记住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什么?”

“你的名字是德隆·奥迪诺修士,修士。”

“不是!听好了,那个叫拉撒路的男孩已经不在。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的言谈举止都像极了他的父亲。”奥迪诺一巴掌拍在墙上的石头上,拉撒路猛地一震,迅速将面具上黑色的眼洞转向僧侣。“你现在是伊万了!你就是伊万。现在,再回答我一遍,这次要像伊万那样回答。我叫什么名字?”

“奥迪诺,”拉扎勒斯回答道,他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他的脚套上。

“干得好,”奥迪诺微微一笑,回答道。“今晚,你将成为你引以为傲的人。”

父亲。你要从他那里汲取力量 从你内心深处汲取力量。他将在精神上指引你,直到你生命的尽头。他将永远与你同在。”奥迪诺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在这里;在你的心里。”奥迪诺低头摸了摸长袍下藏着的小物件。“啊,对了。他坚持让你带着这个,以防万一 嗯 这里。”神父用空着的那只手掏出一条皮绳项链。

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细的项链,项链上垂着一个小小的木制十字架,拉撒路一眼就认出那是伊万的祈祷十字架。奥迪诺走到男孩面前,把项链绕在他的头上,然后把十字架塞进他的长袍里。“好了,你现在就是伊万了。伊万从来不哭,对吧?”

拉扎勒斯抬头望着奥迪诺,他那双蓝眼睛在火炬的光芒下闪闪发光,透过一副……他的面具上有洞。

“不,弗里亚 不,奥迪诺,”拉扎勒斯回答道。“我已经穿戴整齐了。”

“那么,我们走吧。”奥迪诺拍了拍他的肩膀。“无论发生什么,你只要记住,你必须赶紧逃离这座修道院,永远远离它。如果士兵抓住了我,你千万不要回头,也不要犹豫。他们一个人杀不了我;但如果他们抓住了你,他们就会杀了我们两个 你,因为你的身份;我,因为我帮助你逃跑。”奥迪诺眯起了眼睛。“我的性命掌握在你手中。别让我失望,拉撒路。”

拉撒路搓了搓藏在长袍下的小物件,然后挺直了肩膀。

“我不会 奥迪诺。”

奥迪诺把燃烧的火把扔到床上,火焰瞬间吞噬了床单。浓烟滚滚,冲刷着岩石天花板,涌入走廊。

拉扎勒斯想起纳拉姆辛的信,信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符号。他猛地扑过去,把一只胳膊伸进床垫的稻草堆里,却什么也没找到。奥迪诺一把把他拉开。“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把一卷羊皮纸放在里面了!”拉撒路指着燃烧的床惊呼道。

“它消失了。”

“别管它了。”奥迪诺把拉扎勒斯的头从火焰上转开,直视着他的眼睛。“你什么都有了。现在,听我说。如果我们被发现,你就回到井洞,躲到下面的洞穴里。”

地板 和以前一样。黑暗和烟雾将会吞噬你,是吗?

“我会的。”拉撒路回答道。

僧人点点头,擦了擦额头上新冒的汗珠。“那就走吧 像风一样,”他低声说道。

奥迪诺在门口侧耳倾听,然后才领着拉扎勒斯匆匆沿着昏暗的走廊向上走去。他们身后,熊熊燃烧的炉火的光芒渐渐消失,走廊里那些引人注目的景物也隐没在更深的阴影中。奥迪诺像往常一样,在深夜前往酒窖的途中,摸索着穿过这条黑暗的隧道;他用指尖轻触墙壁,寻找着能让他准确辨认方向的标志。拉扎勒斯紧随其后,沿着走廊中央的通道走去。

他迈着轻快稳健的步伐穿过通道,却不触碰任何东西。在黑暗中,这男孩威严的步伐与他父亲如出一辙:迈着大步,脚跟重重地敲击地面,仿佛能撼动脚下的土地。僧侣和侍从一起绕过一个弯道,匆匆朝着走廊尽头远处的微光走去。

隧道尽头豁然开朗,出现一个高耸的围墙,宽阔的台阶向上延伸,通往一个石砌平台。平台上,一扇无人看守的、用铁条加固的木门标志着修道院地下墓穴的入口。在墓穴台阶的底部附近,一支摇曳的火炬正艰难地维持着最后的火焰。一团炽热的红色余烬飘落到地上,熄灭了。奥迪诺拖着脚步走上楼梯,爬了一半后才发现拉撒路已经不见了。他停下脚步,转身一看,发现那个男孩正站在即将熄灭的火炬光下,专注地望着他。

神父低声喘息着,拖着脚步走下楼梯。这时,他才明白男孩为何如此心不在焉。拉撒路盯着地板,仔细查看那一大片血迹,就在片刻之前,这血还流淌在伊万的血管里。

“现在不行!”奥迪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两人一起冲上楼梯。僧侣轻轻地将墓穴的门打开一条缝,侧耳倾听,却只听到一片寂静。他猛地推开门。

他推开门,冲进了走廊。然而,还没等他转过拐角,就回头瞥了一眼,只见那男孩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拉撒路仿佛站在深渊边缘,向下凝视着。奥迪诺后退了几步,朝拉撒路挥了挥手。“现在!”

拉扎勒斯深吸一口气,冲过门口。他一头扎进奥迪诺的怀抱,双拳紧紧攥住僧袍的墙壁。

“干得好。现在,跟紧我。”奥迪诺一把将他拉开。虽然拉扎勒斯一言不发,但奥迪诺听出了他急促的呼吸,仿佛看到他那副看似无害的面具下,隐藏着惊恐万分的眼神。突然,从隔壁传来……

走廊里,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士兵们逼近的声音越来越大。

“坚强点,拉撒路!”奥迪诺一边喊着,一边拖着沉重的身躯沿着走廊走去。“快点!”他回头冲着男孩低声说道。拉撒路紧随其后,两人拔腿就跑,远离了喧闹声。

两人从建筑的侧门冲了出去,躲进了一排高大的常绿灌木丛后,这些灌木丛沿着修道院的墙排列。他们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寒冷的空气和初升的月光在他们急促的呼吸间投下一层朦胧的雾气。他们听到大教堂方向传来士兵们争吵的声音,偶尔夹杂着命令的喊声。夜空中充满了各种声音:马匹的嘶鸣、靴子的跺脚声、门的砰砰声和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庭院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军队的喧嚣。奥迪诺

他拽了拽拉撒路的袍子,示意他跟上。两人并肩侧身穿过树篱后狭窄的缝隙,背靠着墙。他们悄悄地向修道院南门挪去,士兵们的交谈声随着他们的脚步越来越近。奥迪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拉撒路保持安静。

僧侣小心翼翼地拨开灌木丛,看到四个士兵站在庭院内,离敞开且无人把守的修道院大门很远,他们背对着他,仰望着远处的教堂屋顶。屋顶上方盘旋着一团闪闪发光的幻影。他又拉了拉撒路,然后拨开树篱的尽头,径直走进空地。士兵们还在那里,奥迪诺把拉撒路从灌木丛后拽出来,用力推了他一把,男孩差点绊倒。然而,两人最终还是安全地溜进了黑暗中,幸运的是,他们也躲进了导致这一切的邪恶势力之中。

拉撒路为了保命,不得不躲藏起来,以免被士兵发现并杀害。因为他现在的身份,反而分散了士兵的注意力,使他得以逃脱。

他们如同晨曦微光下移动的影子,飞下山坡,朝着一片长满干枯短草、排列着石块和十字架的田野飞去。朝着修道院墓地的方向。两人飞快地越过土堆,穿过墓碑,直到抵达墓地的尽头。奥迪诺躲在一块齐腰高的巨石后面,把拉撒路从巡逻士兵的视线中带走。

他们就躲在那里,不见任何人。奥迪诺靠在岩石上,大口喘着气。拉扎勒斯站在他旁边,目光几乎扫过四面八方。他搜寻着草地、墓碑、远处的山丘、冉冉升起的红月,以及繁星点点的广袤夜空。“我不喜欢这里,”他说道,“这世界太大了。”

奥迪诺倒吸一口气,叹了口气。“而且,在夜幕降临之前,它还会继续长大。”

拉撒路猛地转过身问道:“比现在还要多吗?”

僧人垂下肩膀,呻吟道:“这行不通。我得去取些食物。”他看了看男孩。“我知道一条无人把守的小路,可以安全地进出宿舍。只要那些守卫分心,也能安全进出修道院。”

“我们逃脱了。我们安全了!”

“不,拉撒路。我们离最近的村庄还有一天多的路程,离最近的可以让你免受烈日暴晒的避难所还有半夜的路程。而且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没有任何过日子的补给。”

拉扎勒斯建议说:“我们或许会在路上找到补给。”

“但愿世界如此仁慈。可惜,在我们必须跋涉的荒凉道路上,我们找不到任何这样的安排。唯一的办法就是随时准备开火,而且只有这样。”

“我们能取到的淡水还藏在那些墙里，”奥迪诺说着，朝修道院南门点了点头。“从这里到山口之间最后一点食物也藏在宿舍里了，因为我把厨房剩下的所有东西都收集起来了。”

拉扎勒斯向西望去。“山口是个洞穴；就在那边，”他指着远处漆黑的地平线说道。

“的确如此，”奥迪诺回答道。“你现在必须待在那里 那里可以躲避阳光。你还记得那个山洞吧？”

“我知道。我父亲跟我讲过山口的故事。尼古拉斯修士也向我描述过，他是如何找到它的呢？”

“你相信你能在短短半个晚上就准确地带我找到它吗？”

“哦，是的！我可以带你去！尼古拉斯修士说过：只要沿着正西方向走，一丝一毫都不偏离，就能直接到达山口。而我从不偏离，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奥迪诺长舒一口气，他很清楚拉撒路的方向感近乎神乎其技，或许比任何凡人都要敏锐 其精准程度堪比候鸟。他相信，即便连续几个晚上沿着西边的小路走，拉撒路也不会偏离太远。奥迪诺转向修道院，喃喃自语道：“总算，这或许对我们有利。趁着士兵们分神，我去取些补给。”

“可是士兵们一定会抓住我们的！”拉撒路喊道，一把抓住奥迪诺的袍子。

“不，”僧人转身，抽回男孩的手，回答道，“我必须独自前往。我们不能冒你被抓的风险。”

拉撒路拍了拍巨石。“那我应该留在这里 躲在这块石头后面吗？”
奥迪诺摇了摇头。“不行。如果你留在这里，巡逻的士兵可能会发现你。如果我耽搁了，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躲避烈日。”奥迪诺向东望去，看到了一轮圆圆的明月。

拉扎勒斯在墓地西侧较暗处搜寻了一番，然后转身看向奥迪诺。“那么，我该躲到哪里去呢？”

“不是这里。是山口，”奥迪诺回答道。“这段路程不过半个晚上。时间。”
它站在你这边。你知道怎么找到它，对吧？

拉扎勒斯低下了头。“或许吧。但前提是尼古拉斯说的是真的，可是”

“尼古拉斯说的是真的，拉撒路。他带你父亲和我去了山口。我们当时就在现场，亲耳听到他给山口命名。”

“但是我们应该一起离开 你和我。明天你可以回修道院去取些食物，好吗？”

“不，拉撒路。这趟旅程艰辛无比 要翻越许多山丘和山谷。”奥迪诺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颤抖着把手放在……

他揉了揉肚子,摇了摇头。“我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就算不背着沉重的补给袋,我连自己都觉得很累。如果我没被冻死,而且像你建议的那样,明天再回来,那么……”

“等到夜幕降临,守卫们回到岗位,我该如何才能悄悄溜过士兵们?”奥迪诺指着巨石,越过修道院的围墙。“看,就在大教堂的顶端 那些东西,是这位新任红衣主教从门石中释放出来的。”拉扎勒斯望着教堂的屋顶和尖顶,它们上方的区域被一群聚集的无形幻影照亮。奥迪诺继续说道:“它们是某种精灵,我非常肯定……”

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用这壮观的表演来取悦我们。不,他们的出现和举动向我揭示了一个更大的邪恶即将降临这座修道院。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然而,即使现在,他们似乎也正在聚集,如同幽灵大军一般。

瞧瞧它们是如何移动,如何在屋顶雕像间排成一排排聚集起来的。孩子,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它们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恐怕不在了。

因此,我必须趁士兵们被这些东西和地下墓穴新冒出的烟雾分散注意力的时候行动。现在正是取补给的好时机,趁着容易做到。

“他们会抓住你的 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抓住你的,”拉撒路抱怨道,又拽了拽僧袍。

奥迪诺双手叉腰,向后靠去。“就算他们真的抓住了我,他们又能如何处置一个被俘的僧侣呢?请求我的原谅吗?拉撒路,就连士兵也会尊敬他们的主。他们不会对我做什么,仅仅因为我的身份 一个神职人员,上帝的仆人。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带着……”

天黑之前,请务必安全抵达山口。我会在那里与你会合。并遵守相关规定。”

拉撒路松开了奥迪诺的袍子,低下了头。

“而且,”奥迪诺补充道,“如果他们胆敢抓我,我就用山羊把他们全都打趴下,然后把他们赶走!”

拉扎勒斯抬起头,摇了摇头。僧侣感觉,男孩面具下似乎隐藏着一丝微笑,即便不是真笑,也十分微妙。然而,男孩却转过身去,凝视着远方。

奥迪诺跪在拉撒路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希望你坚强,就像你父亲希望的那样。你要背负他的十字架。你要让他感到骄傲,对吗?”

“我会的,修士,”拉撒路咕哝道。

奥迪诺环顾四周,寻找士兵的踪迹。“你确定你能准确地向西走吗?”

“我可以,”拉扎勒斯肯定地说,“但你早就知道这一点,修士。”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恼怒。

“是的,我知道。”奥迪诺拍了拍他的肩膀,指向西方。“从我们所处的位置来看,

你只需朝着正西方向走半天,山口就归你了。不要沿途要引人注目,不被人看见或听见。切勿偏离方向 你的路线绝不能偏离。动摇吧,免得你不知不觉绕道而行。避开一切,只走通往山洞的笔直小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愿意,修士。”

“万一天亮前你到不了山洞,就一定要遮住身体,别让太阳照到。如果实在不行,就挖个洞,用泥土和石头把自己埋起来。”奥迪诺俯身向前,用力摇晃着他的肩膀。“这很重要,拉撒路!太阳会要了你的命!你一定会死!我亲眼见过 那死状惨烈,痛苦不堪!你的血肉会彻底变成石头,即使你惨叫着死去!而且没有回头路。太阳会要了你的命,拉撒路 死后,你将永生。”

拉扎勒斯一言不发。奥迪诺放开了他。对这位僧侣来说,男孩的沉默和僵硬的态度似乎已足以作为回应。

“现在,我希望你离开这里 这里只剩下邪恶。永远不要回头,也不要因为任何原因动摇。”奥迪诺整理了一下男孩的袍子。他又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轻轻推了推男孩,示意他离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愿意,修士。”

拉撒路朝着漆黑的西方地平线走去;他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喊道:“你们很快就会来追随我 就在今晚吗?”他的声音颤抖着,带着哽咽。

“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将在清晨于山口重聚,”奥迪诺向他保证道。“你必须凭借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决心才能战胜眼前的难关。你现在是成年人了,拉撒路。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肩负着所有的重担和祝福。不要在分心、诱惑或迷茫中动摇。不要偏离你的道路。你现在是伊万了。出发吧!悄无声息地走下去!”

男孩挺直了肩膀,继续向墓地深处走去。奥迪诺远远地看着,只见那身穿长袍的身影渐渐融入了漆黑的夜色中。最终,那身影消失在附近山谷的阴影中。片刻之后,西风吹拂过乡间。奥迪诺确信男孩已经走远后,才颓然地趴在巨石上。

在他身下,月光下的泪珠晕染了石头的脸庞。奥迪诺为伊万哭泣,因为伊万无法为惊恐万分的拉撒路哭泣;他为拉撒路哭泣,因为拉撒路假装成他根本无法成为的“伊万”;他也为自己哭泣,因为他永远无法成为像伊万那样的“伊万”。

唉,在极度的孤独中,奥迪诺崩溃了,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瘫倒在圆石上的肥胖僧侣。他挣扎着,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毫无价值的渺小之人,被某种巨大而可怕的洪流所淹没和吞噬。

愤怒的空虚和渴望 在一片早已逝去、充耳不闻的修道院墓地中,哭泣着、喘息着,诉说着隐藏的悲伤。

【第七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